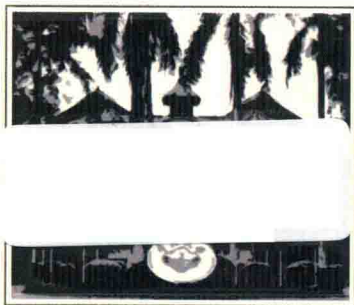


怀旧 中大

陈平原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怀念 中大



中大校友會 出版

怀念中大

陈平原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怀想中大 / 陈平原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360-7235-0

I. ①怀…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2126号

封面题字: 陈平原

图片来源: 中山大学新闻中心 中山大学档案馆

陈平原 詹秀敏 李冠兰

章扉插画: 邓晓童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王 越

书 名	怀想中大 HUAIXIANG ZHONGDA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375 7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我的“中大故事”（代序）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及《北大旧事》（与夏晓虹合编），对于当代中国的“大学论述”，起了不小的作用。记得二十世纪末的某一天，我到康乐园拜见吴宏聪老师，吴老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记得自己是从康乐园走出去的，将来有机会，可为中大也写一本书。说着说着，口气逐渐变了，“可以”成了“必须”。当初我是漫而应之，后来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不仅是古人常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确实是在中大完成了基本的学术训练以及精神蜕变。

基于此，最近十几年，虽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凡中大要我做的事，都尽力而为。有的从容应对，如参加母校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有的则不堪重负，如出任中大北京校友会会长。因缘凑合，也会为中大写点

文章。不过，着眼点不是“校史”，而是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校园，我的青春……如此“偶一为之”，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兴趣，而非所谓的“社会责任”。直到前些天半夜醒来，忽然想起，今年是中大建校九十周年，自己“必须”有所表示，这才有点慌张。

我在《校友与大学文化》中提及：“过去走江湖卖艺的，总喜欢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没钱没力的，捧个人场。不失时机地为母校‘叫声好’，这也是一种贡献。”对于我来说，为母校捐款建大楼，犹如“挟泰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非不为也”；至于“叫声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故乐此不疲。

写专书来不及了，想来想去，只好从过去刊行的若干散文随笔集中，挑挑拣拣，凡涉及中大的均入围，也就十多万字，刚好印成一册小书。因书中各文大都曾先后进入《书生意气》（1996年）、《北大精神及其他》（2000年）、《茱萸集》（2001年）、《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2006年）、《大学有精神》（2009年）、《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2010年）、《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2012年）、《花开叶落中文系》（2013年），还有即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分别刊行的《大

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不好意思重复收录。本想自费印行，作为礼物赠送中大及我的前后同学，可朋友们提醒，按相关规定，若是自费印刷，邮寄很困难，图书馆也不能收藏。于是，只好略为变通，说服自己，这是一本为母校生日“特供”的“自选集”。

书分三辑，第一辑从一名七七级大学生的视角，谈我如何进入大学校园，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生活，捡拾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第二辑怀念师长，关于黄海章、董每戡、陈则光、吴宏聪等诸位先生的几篇题目显豁，需要说明的是，《“爱书成癖”乃书生本色》一文以鲁迅为主，只是兼及饶鸿竞先生；《我回母校讨诗笺》则是专门为本书撰写的。第三辑收录四篇我在中大的演说词，与学术论文或专题演讲不同，此类“友情出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反而更须精心准备。

这回的“即兴演出”，实在仓促，各文之间缺乏呼应，且有重叠处。希望中大百年校庆时，我能奉上像样一点的礼物。若真能实现，这册小书便可算是宋元说书人口中的“得胜头回”了。

2014年1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我的“中大故事”（代序）	1
--------------------	---

我的大学

永远的“高考作文”	3
未必“永远”的记忆	
——《永远的1977》序	9
从《红豆》到“学刊”	22
附录一：《红豆》1-7期目录	33
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	50
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	68
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	
——《走近中大》序	99
从中大到北大	114

我的师长

花开花落浑闲事

——怀念黄海章先生 127

一位后学的读书笔记

——《董每戡集》序 142

此声真合静中听

——怀念陈则光先生 158

“爱书成癖”乃书生本色 170

为人师者

——在吴宏聪教授从教5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176

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

——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 182

附录二：向母校告别

——记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最后

一次集会（吴宏聪） 189

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

——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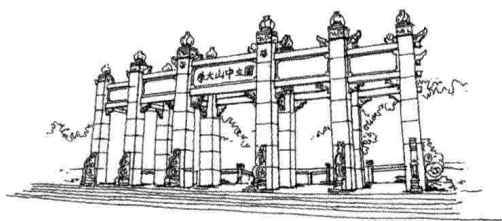
格外“讲礼”的吴宏聪老师 229

我回母校讨诗笺 240

我的演讲

校友与大学文化	251
民族自信与文艺复兴	263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271
“做大事”与“做大官”	281

我的大学



永远的“高考作文”

这是一篇并不出色，但影响很大，乃至改变了我整个命运的短文。15年后重读当年的高考作文，颇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可我还是珍藏当初得悉我的高考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时的那份惊喜、惊愕，以及平静下来后的沉思。那是我治学生涯中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我很庆幸没被这不虞之誉压垮。

1978年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和我的同学自我感觉都特别良好；戴着校徽上街，也总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只是在校园里，同是“天之骄子”，竞争已经悄悄展开。那时，刚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个多月的军训，好在地点在大学校园而不是在军营，除出操外，还有不少由系里组织的大会小会，以便新生熟悉大学环境。几天下来，来自北京、上

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同学开始挺起胸膛走路，他们确实见多识广；而像我这样上大学前连火车都没见过的乡下人，开会时只能猫在角落里不吭声，免得露怯。很快地，城里人（必须是大城市，中小城市不算）和城里人，乡下人（大城市的插队知青仍是城里人）和乡下人，各自组合成聊天集团，开始“侃大山”。其实两大集团之间并非有意互相排斥，只是各自话题和趣味不同，自然而然就分开了。表面上两大聊天集团都很活跃，只是“城里人”聊天时的声调更高，笑声也更朗。

终于有一天，这种刚刚造成的“阶层感”给打破了。原因是指导员（即现在的班主任）跑来告诉我，电台广播了我的高考作文，只是他所复述的几句又似乎不是出自我的手笔。这下子可热闹了，同学们纷纷猜测，是不是高考卷子搞错了。若如是，此公入学资格都成问题（半年后，班里真有一位同学因被查出高考成绩登记错了而被送回原籍）。因而，那两天两大集团聊天时都尽量压低声音，颇有神秘感。我则因成了怀疑对象而独自在校园散步。既可能是作文特棒，又可能是高考作弊，这种特殊身份，使得我上食堂打饭时都低着头，以避免各种好奇且带审视的目光。直到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了我的高考作文，我才重新抬起头来。

四月初的那一天，对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大学里待下去，而且“城里人”对我也都刮目相看了。有的道贺，也有的很不以为然——我从那眼神里完全能够读出来。本来嘛，“文章是自己的好”，同学中不乏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小作家，更何况我的作文写得确实不算太出色，难怪人家不服气。并非事过境迁故作谦虚，当年认真“拜读”了好几遍自家作文，还是没能品出味道。直到有一天，得知许多地方编《高考作文选评》，都选了我那一篇，而且评得头头是道，我才恍然大悟：入学前我在中学教语文，作文自然有章有法，易得评卷教师的好感；而那些才气比我大的小作家们，写的却是文艺性散文，不大合高考作文的体例。想通了这一层，我也就明白了自己的位置。

有一天，一位自视颇高的同学与我聊天，似乎不大经意地谈起我的高考作文，问我感觉如何，我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想了一下，说：“有道理！”沉默了一阵，又说：“看来你还有戏！”我当时既感动又气愤，显然他们已经在背后判定我以后“不会有戏”了。凭什么？就凭这点“不虞之誉”？！这还不是一两位同学的偏见，连作文课的教师也扬言要煞煞我的“骄气”，第一次作文给的分数就不高。好在几年下乡，即

使有点骄气或娇气，早被穷山恶水和贫下中农给磨没了，不至于“得志便猖狂”。过了两三个月，大家都把高考作文忘了，没人再当我面议论此事，我才活得踏实些。

谁知暑假回家，“高考作文”又搅得我不得安宁。那年头考大学是青年人的头等出路，而大学该如何考又谁都没把握，于是不少家长领着孩子来求教。我哪有本事教人考大学？连我自己是怎么考上的我都说不清。可你要是照实说，人家准以为你假谦虚，或者保守什么秘方。于是我只好四处游荡，把接待客人的任务留给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的我的父母，他们对如何指导学生写作文远比我有经验。

回母校探望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他一个劲地夸我高考作文写得好，而且庆幸当初没照学校的安排做，要不准坏事。大概母校老师以为我高考前准备了一批妙文，怕同学模仿抄袭，故不愿露底。这虽是个天大的误会，可又实在无法澄清，我只好一笑置之。高考前，我原先就读的中学把历届毕业生召回集中辅导，学校领导希望我就七八个题目拟作几篇范文，以供大家参考。如此器重学生，可没想到被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那时还没版权意识，也并非奢望一枝独秀；只是我的数学荒废太久，得全力以赴复习。至于语文卷子，我

自信不用复习也能考好。事后证明我这一“战略决策”是对的，否则数学考砸可就麻烦了，高考毕竟是十项全能而不是单项比赛。但就因为这件事，被学校领导批评为“缺乏集体主义精神”，还说今年如果考不上，明年不接受我参加复习辅导。我的高考作文在《人民日报》刊出后，学校领导当然引以为傲，回过头来也就谅解了我当初的顶撞，甚至许为“有主见”、“有心计”，避免了全校考生作文一个样的尴尬局面。一开始我还向人家解释并没有事先拟好高考作文，可越解释越难让人信服，还被误解为“炫耀才华”。后来也就不做任何辩解了，反正只要不说我高考作弊就行。

不知道是过分相信考官的眼力呢，还是被周围朋友的好话给陶醉了，一向不轻易许人的父亲，居然也说我文章写得好，有一次还酒后吐真言：“早知你高考作文这么好，应该报北大。如能考上北大，爸爸当了破棉袄也要供你上学！”其实家里并没“破棉袄”可当，不过表示一种决心而已。我们家几代人都在家境不宽裕的情况下，坚持送儿子念书。爷爷念了小学，父亲念了中学，到我这一代才能念大学。当初填志愿报考中山大学都被旁人暗地取笑；如今就因为作文登报，父亲就开始想入非非了。父亲年轻时非常向往北京大学，只是家境不